



艺苑论剑

□林心宇

电影《我的妈耶》在制作层面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年代细节还原讲究，马思纯、白客等演员的表演足够投入，几场情感重场戏也能看出创作者的用心。但一部电影的核心终究是叙事本身。而恰恰在这方面，这部影片留下了一个遗憾——它设置了一场阅读，却让这场阅读始终没能真正抵达。

一场没有抵达的阅读

影片的核心设定是叛逆少年张十一通过阅读母亲李东玉留下的日记，去了解这位素未谋面的母亲的一生。这个设定很有潜力——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与陌生，天然可以通过阅读这一行为，在文字与想象中完成某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但遗憾的是，张十一在影片中更多地只是一个观看者。他在日记中看到母亲跳舞、交友、面对生活的种种，这个过程几乎只是单向的信息接收，缺少真正的精神对话。

阅读本应是一场有阻力的跋涉。读者带着自己的困惑进入文本，在字里行间与作者相遇、碰撞，甚至产生误解与再理解。但在影片中，张十一的阅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他读到的母亲始终是正面的，青春热烈，苦难值得铭记。没有一瞬间的困惑，没有片刻的疏离。这样的处理固然温暖，却也让故事的层次感打了折扣。真正有力量的代际叙事，往往包含子女对父母认知的复杂化，发现父母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以及他们身上有自己从未了解的另一面。

除了缺少阻力，这场阅读的另一个遗憾在于日记作为媒介本身也被简化了。文字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暧昧与缝隙。同一句话，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意思；同一个故事，时隔多年再看也会有新的感受。但影片中的日记几乎是一本透明的书，它不隐藏任何东西，也不抵抗任何解读。张十一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留白、没有歧义，也没有需要在反复咀嚼中才能品出的味道。当文字失去了它的复杂性，阅读也就退化成了一种简单的信息提取，而不是一场真正的心灵跋涉。观众跟着张十一翻过一页页日记，看到的是一段被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人生，而不是一个年轻女性在私密书写中流露出的犹豫、矛盾。

总体而言，代际之间的理解从来不是翻完日记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误读、困惑，甚至短暂的失望，然后才能真正地靠近。《我的妈耶》的阅读有开始，有观看，却始终没能真正抵达那些本该被触动的深处，这让影片简单到索然无味。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真正看见她

由肖麓西执导，马思纯、白客、黄明昊领衔主演的电影《我的妈耶》于2026年清明档上映。影片中，青春叛逆的儿子张十一通过母亲李东玉生前的日记，第一次真正“看见”了母亲——一个曾拥有滚烫理想，灿烂青春与独立人生的女人。日记如同一道光隧道，带他穿越回母亲的青春少女时代，见证那些他从未参与的欢笑、泪水与抉择。

三层空间构建亲情叙事

□张方岩

电影《我的妈耶》依托层层递进的三层叙事空间，以儿子对母亲从陌生到共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完成了一场关于亲情与理解的温柔表达，也让母亲的形象回归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

影片的叙事开篇，描绘了身处当代的男孩张十一与父亲张永勋之间的矛盾。此层叙事空间以儿子的视角展开，展现出他与已故母亲之间的陌生感，儿子对于母亲的了解仅限于一张黑白遗照，成长过程中也从未感受过母亲的爱与陪伴，亲子关系因物理空间而产生隔阂。这种叙事设定让儿子对母亲的认知转变有了最贴切的起点，也让整个故事的叙事逻辑显得真实可信。当影片后期再次回归当下的现实空间，从如梦似幻的过去中醒来，张十一已经逐渐完成了对于母亲的阅读、理解、共情、怀恋，此层叙事空间也完成了故事情节的回环相扣。

第二层叙事空间，来自一件承载着母亲过往的旧物——日记，这一物件串联起当下与过去，也让影片的叙事时空自然切换。儿子通过这本日记，一步一步走进母亲的年轻岁月，从当下的现实生活转入对母亲过往人生的回溯。在这一部分的叙事中，角色彻底抛开了“母亲”的身份标签，影片用细腻的情节展现出李东玉年轻时的模样：她中学时期少女心事的青涩，成年以后对于法律底线的坚守，新婚之日敢于见义勇为的侠义……儿子清晰又直观地了解到东玉是一个鲜活、肆

意、有缺点也有光芒的普通女孩。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没有打乱故事的整体节奏，反而让人物的情感转变显得顺理成章，让观众跟着儿子的视角，一点点揭开母亲的人生面纱，逐步消解了陌生感。当东玉日记中出现的三个爱情故事的主角最终被确认为同一人——张永勋的时候，此层叙事空间又同时完成了对于叙事技巧的揭秘与回收。

影片的叙事高潮，也就是第三层叙事空间，是当儿子拼凑出母亲完整的人生轨迹，明白了母亲无法说出口但切实存在的爱意时，影片为母子俩搭建了一个超现实空间，这个时空内母亲李东玉参与并陪伴了儿子的全部人生，正如李东玉面馆上的标语——爱就是天天见“面”，她再也不用缺席儿子生命中的每一天。虽然这是一条虚构的故事线，但是随着儿子对母亲的片面认知转变为全方位的理解，观众的情绪也随着叙事的推进慢慢被带动起来。画面假而情感真，这个成全母子二人相互陪伴、相互依赖的愿望的幻想空间，也满足了观众的观影期待，实现了情感与叙事的深度融合。

电影《我的妈耶》凭借清晰的叙事主线，巧妙的时空分层、克制的节奏把控，构建起完整且动人的亲情叙事。它以“读懂母亲”和“看见母亲”为叙事核心，让观众跟着主角的视角，完成了一场亲情认知的蜕变，也让母亲的形象回归真实与鲜活。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黎袁昊天

《我的妈耶》采用儿子阅读亡母日记，以第一人称沉浸式回忆展开双线叙事，看似是张十一寻找母爱、实现亲情和解的故事，实则聚焦于李东玉从少女到母亲的个人生命历程。影片紧扣“母亲也曾是鲜活个体”这个命题，却在创作上存在明显缺陷：情节过度依赖人为巧合，情感表达依靠配乐与煽情强行渲染，不仅让亲情叙事显得刻意匠气，更消解了李东玉个人叙事的独立性与真实性。

首先，故事的启动本身就建立在一连串巧合之上。张十一并非出于对母亲的思念主动去探寻过往，而是在极为凑巧的环境下发现日记。时间上恰逢与母亲相关的纪念节点，空间上又恰好能在杂乱旧物中直接翻出这本关键日记，父亲也恰好不在场、不阻拦、不提前说明。整个开启回忆的契机，没有任何心理铺垫，没有人物动机驱动，完全是“剧情需要”式的巧合安排。

进入日记叙事之后，巧合更是成为推动李东玉人生的唯一动力，所有关键的人生转折都没有任何伏笔与铺垫，全靠导演强行安排。全片最致命的转折点，是李东玉在人生最顺遂时毫无征兆地突患乳腺癌。在此之前，影片没有任何关于她身体不适的细节铺垫，没有任何伏笔暗示她的健康问题，甚至前一个镜头还在拍她在面馆里忙前忙后、笑容满面的样子。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不是生活无常的自然呈现，而是导演为了制造悲剧而强行接下的“悲剧按钮”。

其次，影片用密集的配乐与情绪渲染，进一步掩盖了李东玉个人叙事的单薄。在大量关键段落，影片并没有依靠镜头留白、生活细节等传递李东玉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接用背景音乐定调，恋爱段落必有甜蜜的吉他旋律，患病段落必有悲怆的弦乐合奏等。音乐不再是情绪的烘托，而是强硬的“情绪指令”。

许多本可以展现李东玉复杂内心的瞬间，都被配乐填满。当她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当她在病床前说出那句“这个世界值得他来看看”时，影片没有给她足够的反应镜头，也没有留给观众消化情绪的空间，而是直接用层层递进的弦乐把情绪推到顶点。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刺激观众的泪点，却也让李东玉的情感显得单一。

巧合堆砌与音乐滥用，最终让《我的妈耶》陷入了创作上的误区：为了追求即时的煽情效果，不惜牺牲李东玉个人叙事的独立与真实。当人物命运全靠巧合摆布，当情感表达只剩音乐灌输，这部电影终究只完成了一场套路化的情绪表演，却没能留住一个真实可触的灵魂。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场套路化的情绪表演